



1963年4月的一天,一列装满了试验设备、载着科研人员的火车准备开往中国西部。车上的人,多数都不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有人只是收到一份神秘调令,其他人全然不知。

而在这之前,一个取名“596”的神秘工程代号,被悄然立项。此时的钱三强,在这其中所担任的是“指点才”(即帅才)角色,由他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称原子能所)已经开始固定向二机部所属各院、所、厂乃至全国输送培训科技人员达1000余人。

他当然知道,自己所参与的是一项什么工程,但他不知道,这项事业的开展,在未来几年会陷入一种怎样的绝境。以至于,不少前往罗布泊荒漠的人心里都没有底:他们这群浩浩荡荡数以万计的研制大军,将花多少时间,最终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肩负起挺起一个国家脊梁的任务?

# 代号“596”的争气弹 让中国真正挺起了脊梁

要争口气

被叫作争气弹的“596”  
到底是什么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在这次会议上,他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代号596,你的任务是为中国人争口气,我们干脆叫你争气弹吧!”1959年6月,中国决定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原子弹。为了牢记这一天,这项工程有了它自己的代号:“596”。

然而,提及“596”,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过去,实际上,“596”与新中国挺起脊梁在国际社会行走,有着密切关系。

时间倒回到一年前的1958年,中国的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先后建成,反应堆也达到了临界状态,中国的原子城——西北某地核工业联合企业破土动工。同年11月,选定罗布泊为试验基地,这块号称“死亡之地”的沙漠上,即将建起一座大规模的核反应基地。

很快,数以万计来自全国的科学家、研制人员及施工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这片沉睡千年的荒漠。他们每个人都被分到一个秘密代号,一些知名的科学家选择改名,开始艰苦、复杂的建场工作。

到了1959年,科学家已经把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计算的轮廓初步勾画出来。可就在这项事业刚刚起步时,同年6月,当初全力援助中国的外国科学家纷纷撤走,设备与技术陷入“断流”绝境,猛然间被人卡住了脖子。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过刚刚10年时间,还没有达到昂首挺胸的地步。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观点为例:“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不要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于是,从1959年7月开始,制造“596”的计划被坚定地列入党中央的政策当中,而当时参与研制的主要科学家在称呼其名字时,一般会称呼“596”为“争气弹”,意为记住这一天,后来也成为激励原子弹能战线振奋精神、凝聚力量、为国家争气的战斗号令。

重任在肩

成功研制“596”  
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努力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中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两年零八个月创造了“世界之最”,却绝不是一两个人的成就,而是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努力。

有了人,原材料从哪里来?对此,有人其实“早有准备”。1954年,当时的地质部成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同年10月,普委二办从苏联聘请的铀矿地质专家拉祖特金和中国地矿专家高之秋领导的野外工作队,在广西梧州富钟县花山区黄羌坪采集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

铀矿石的发现,在后来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普委二办派往全国各地的地质队又相继在新疆、湖南、江西、广东等多地探明铀矿床。

当时,由李四光牵头向中央汇报铀资源勘探情况。在顶尖智慧和民间力量共同努力下,工程如搭积木一般取得突破,是“596”最终得以成功研制出来的关键。

当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专门讨论研究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他先是看了用钱三强研究所自制的盖革计数器对铀矿石作的放射性演示,引起大家笑声不断;听取了钱三强介绍原子弹、氢弹原理及美、苏等国进展情况和我国近几年工作的初步基础;听取了李四光、刘杰关于铀矿资源勘探情况汇报,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表示了极大的热忱。

到了1959年,钱三强作为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的“头号人物”,重任在肩。当时二机部主管科技干部的负责人以及后来长期给钱三强担任专职秘书的葛能全,在总结那段历史时曾说,实际上,诸如后来人们熟知的邓稼先、王淦昌等人,最开始也是由钱三强同志充分向中央建议并提出,要调哪些专家到罗布泊,具体负责哪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等等。可以说,他的建议,既来自自身在外求学多年的经验积累,也来自慧眼识人的果敢与敏锐。

当时,在核燃料生产、研究和实验过程中,急需化学分析和化工专家,钱三强提出请调吴征铠和汪德熙以及在全国各大学设置原子能专业。钱三强的积极倡议,得到了中央支持。

至此,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596”试爆前,全国的铀矿资源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已建有湖南郴县711矿、湖南衡阳712矿、江西上饶713矿,以及衡阳铀水冶厂(27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202厂)、兰州铀浓缩厂(504厂)等多座国有大型矿厂,和不计其数的公社、生产队自办小矿,开足马力进行着核材料生产。在这些矿山、工厂辛勤劳动的工人数,至少在10万人以上。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

惊天一爆

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  
中国真正挺起脊梁

后来的场景,不少人都很熟悉:1964年10月14日19时,这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被吊上铁塔,准备完成它的使命。“10,9,8……3,2,1,起爆!”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巨响,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方圆数百里金光迸发、火球冲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核武器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

这一爆,除了让参与研制和制造的工作人员兴奋地抛帽庆祝、欢呼雀跃,也令他们的脊梁重新挺起。曾几何时,面对苏方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同时面对手上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扶持,有人曾讥讽,“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直到蘑菇云的成功绽放,“596”算是真正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挺起了脊梁。

以至于在几十年后,钱三强仍记得那时的感受,他说自己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乃至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

就在“596”成功爆炸两年八个月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最快纪录。1977年9月28日,钱三强在北京作报告时,是这样形容这一“壮举”的,他说:“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外国要用五年、六年、七年,速度上我们一下子就超越了,正是由于各方面的胜利,尼克松往我们国家跑了,你要是没有这些,他会来?我看不见得。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实力支持,说了半天也是空的,有时候不说,实力摆在那儿,人家无形之中就对你尊重。人家不会闭着眼睛不承认。相反,工作搞不上去,说了半天空话没有用,反倒被人家笑话。”

(据《华西都市报》)

## 梁羽生讲“陈文统论”

新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曾写有一副嵌名的自况联:“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既嵌进了他的原名“陈文统”的“文统”二字,又嵌入了他的笔名“梁羽生”的“羽生”二字,还蕴含着自己一向的创作追求。

20世纪40年代,梁羽生在广州岭南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学生社团“艺文社”。他入学时读的是化学系,后转入经济系,却对文史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一次,他应邀到“艺文社”参加一个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公开演讲,他灵机一动,便以“陈文统论”作为开场白。

他先是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陈文统论”四个大字,然后开始自我介绍:“诸位先生和同学,我是本校经济系的学生,姓陈,名文统。”台下的听众一时不知他要讲什么,都睁大眼睛听他的下文。

他接着说:“今天我要讲些什么呢?《陈文统·论》?非也。本人除了课余喜欢读点诗文和武侠小说,下象棋、围棋,别无特异之处。因此,‘陈文

统’不经一论,也不值一论。那么,我的讲演也可理解为——《陈文·统论》,即对‘陈朝’时代的文章作一概括论述。这个‘陈朝’是指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方,由陈霸先作为开国之君的那个陈朝。另外,这个讲题还可念成——《陈·文统·论》。‘陈’即陈述,‘文统’一如道统、法统,是‘文章传统’的意思,也就是评述中国自古以降的文章传统。但上述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我要讲的,是概要地论述旧文学,也就是把‘陈’理解为‘旧’,‘文’就是‘文学’,即刻读作——《陈·文·统论》。”

这种讲法别出心裁,立即引起了听众的兴趣。接下来,他列举了旧文学中的大量实例,如何汲取其中的精华,剔除其中的糟粕,应该怎样把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批判地吸收,演讲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效果特别好。这次演讲以后,梁羽生声名鹊起,整个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经济系有一个文史知识渊博、口才又好的“陈文统”。

(据《人民日报》)

## 《五牛图》旧貌换新颜



《五牛图》(局部)。

《五牛图》是现存最早用纸作画的孤品,也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中唯一的生肖国画,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作者韩滉是唐代宰相韩休的儿子,经历玄宗至德宗四代,在唐德宗时期历任宰相、两浙节度使等官职,《新唐书·韩滉传》称其“虽宰相子,性节俭,衣裘茵革,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当时,韩滉以画牛著称,后人称为“牛马二韩”。这幅《五牛图》是韩滉最为传神的一幅作品。其用笔之细腻,描写之传神,牛态之可掬,凡可呼之欲出。

《五牛图》在北宋时曾收入内府,宋徽宗还曾题词签字,但这些痕迹都因后人的挖割而不复存在了,只有“睿思东阁”“绍兴”这些南宋宫廷的印记表明它南渡的身世。元灭宋后,大书画家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如获巨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到了明代,它几易其主。《五牛图》卷又陆续到了大收藏家和鉴赏家项元汴与宋荦的手中。清兵入关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广诏天下珍宝,《五牛图》卷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非常喜爱,并多次命大臣在

卷后题跋。清朝末年,这幅名画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唐朝著名画家韩滉的《五牛图》将在香港拍卖,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回国。10万港币,无疑是一笔巨款,但是,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宝流落海外?周总理果断地给文化部下达了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

专家小组成员火速赴港,《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五牛图》虽然回归祖国,但经历了颠沛流离,画面残破不堪,更有大小洞蚀数百处。

1977年,《五牛图》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由裱画专家孙承枝先生主持修复。装裱修复完成的《五牛图》画卷从此旧貌换新颜,名画重又焕发生机。《五牛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现藏数

量极少的唐代绘画杰作之一。

(据《北京青年报》)

## 刘淑度为鲁迅治印

著名女篆刻家刘淑度十几岁即在祖父指导下开始学习治印,28岁拜齐白石为师,数年间篆刻技艺精进。

1931年,经就读上海神州女学时的同学高君箴(郑振铎夫人)推荐,刘淑度成为时任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的助手,参与编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合作编辑《北平笺谱》。由于鲁迅当时手头没有合适的印章用于钤印在序文上,便托郑振铎治印。郑振铎深知刘淑度的治印功底,专门找到刘淑度,让她在鲁迅常用的两个笔名“鲁迅”和“旅隼”之间任选一方。刘淑度后来回忆说:“郑先生说,鲁迅先生很朴素,刻石要选得素一些。我当时也没有钱买好印石,我就从原有的石头中选了两方白色的,极普通的印石。”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敬意,刘淑度将两方都刻了,“鲁迅”二字是白文,“旅隼”是朱文。

刘淑度听了两位老师的建议,本想再重刻,但郑振铎当时要去上海,鲁迅来信说:“先生此次南来,希将前回给我刻的印章携来为祷。”为此,刘淑度连边款都未来得及刻,便交给郑振铎带走了。

鲁迅对这两方清雅平正、古朴隽秀的篆刻印章非常喜欢,晚年经常在所著书籍封面上使用,如今这两方印章珍藏于鲁迅纪念馆。

(据《人民日报》)

## 欧阳询:人丑字美

其字体被称为“欧体”的大书法家欧阳询,长相却不敢叫人恭维。长孙无忌见过后,曾写诗讽刺其长相:“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猕猴。”欧阳询也回致一首,讽刺长孙无忌太胖:“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病

逝,群臣集体去参加追悼会,欧阳询也在其列。当百官都穿着丧服默哀的时候,欧阳询因为长得丑,时为中书舍人、后来拥立武则天上台的许敬宗看到欧阳询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第二天,御史便上奏弹劾中书舍人许敬宗不敬先皇后,最后贬为洪州都督府司马。

(据《天津日报》)



我国第一份新闻画报



《点石斋画报》是由上海《申报》的老板英商美查创办的,发刊于1884年5月8日,根据近年研究成果可知,其终刊时间为1898年。《点石斋画报》是一份旬刊,每期(称为“号”)八页,图九幅,装订成册。每12期为一卷(称为“集”)。卷以天干、地支、八音、六艺等顺序来排列,每期的格式大小一样,这样便于读者自己装订保存。《点石斋画报》用连史纸印,每期售价5分,或随《申报》赠送。

美查是一名中国通,他在《点石斋画报》创刊号上写的序中提出:“取新闻事迹之颖异者,或新出一器,乍见一物,皆为绘图缀说,以征阅者之信”;“选择新闻中可惊可喜之事绘制而成,附事略”;提供“茗余酒后,展卷赏玩”。由此可见,《点石斋画报》是以传介新“器”、“物”等新知识,同时关注“可惊可喜”的社会热点和社会兴趣,既供市民消闲又可获得新知为宗旨的一份图文并茂的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主要传介西学,是石印画报的代表,开创了清末民初以它为模式的长达四十年的石印画报的鼎盛期。《点石斋画报》创刊时恰逢中法战争,后来又逢中日甲午战争,这些都是深受全民关心的大事件,因此这两场战争是画报的主要题材之一,创刊号上就有一幅《力攻北宁》,画的是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抗击法军的宏伟场面。以后,随着战争的进展,又有《法犯马江》《甬江战事》等画幅。此外,其他的画题,以及中外新闻人物、中外风景名胜、风土人情,以及创造发明和科学知识(如《水底行船》《新样气球》《救活妙药》《西医治病》)。社会新闻和

(据《北京青年报》)